

最美麗的符號

那一抹微笑

我是一匹逆風而行的駿馬，在崎嶇的人生道路上奮力奔馳，儘管豆大的雨珠模糊了我的視線，強大的風阻讓我舉步維艱，毒辣的豔陽更試圖把我的熱情融化，但這些卻從未能阻礙我前進的步履，只因眼前有一道影像激勵著，那是我自幼熟悉的身影，那是媽媽的笑容。雖然我聽不清楚她在說些什麼，但卻可以感受到她正一聲聲為我大喊「加油！」我看見一雙閃爍著慈母光輝的眼睛正靜靜看著我，似乎在告訴我：「不要怕！有我陪你。」自孩童時起，心中就能感受這聲聲輕柔的呼喚，它成為我信心與勇氣的來源，母親永恆而堅固的愛是幽暗中的明燈，指引方向，也補足我心中的缺口。十三年來，母親用微笑引領著我，讓我忘了身體的缺陷，忘了無聲世界的寂寞，也忘了自己的與眾不同。

現跡

從小我就是一個安靜又靦腆的孩子，當其他小孩都在大聲嬉鬧、奔跑時，我只是坐在一旁，不吵也不鬧，獨自翻閱童話繪本，媽媽因此認為我是一個沉靜且和順聽話的孩子。但是，我真的「聽話」嗎？我聽不懂媽媽話中的含意，理不清四聲的輕重，甚至不能辨別他人語氣中所傳達的喜怒哀樂情感。我很想知道，但是……我聽不到啊！年幼的我不知道如何表達，只能在媽媽一遍又一遍耐心的教導下慢慢地學習說話。只是這一遍又一遍常使得媽媽心力交瘁，她甚至懷疑我是不是有心智方面的問題，但是她不願去相信，只一心認為我是一個晚熟的孩子，假以時日必能表現得和一般的小孩一樣，甚至比他們更好，因而忽略了我有別於一般正常孩子的發展狀況。一直到一位在高雄長庚醫院擔任醫護工作的友人帶孩子來家中拜訪，觀察到我有不同於一般小孩的行為，在她的建議下，媽媽特別帶我到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看診。當醫生告訴媽媽我是屬於「雙耳中度聽力障礙」時，媽媽似乎一時無法接受，當場昏了過去。醫生的話我聽不懂，也不想聽，我不知道這個「壞醫生」到底跟媽媽說了什麼，只是用力搖醒媽媽，再用手輕輕抹去媽媽眼角旁溫熱的淚水，告訴她：「我們回家，我不喜歡在這裡。」

之後，媽媽又帶我到其他大型醫院做更精密的檢查，最後選擇了高雄醫學院做定期追蹤，自此我被認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聽障生。裝上助聽器之後，漸漸聽得較清楚了，但有時候沒辦法辨別聲音是從哪裡來，彷彿連這高科技的儀器也在戲弄我，我變得有點排斥，想回到那個什麼都不用擔心的無聲世界，但是又怕看見媽媽難過的眼神，每個禮拜我都乖乖跟著她到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上課，也用心學習如何傾聽說話並與人溝通。

和樂

自從認真配戴助聽器之後，我的視野變廣了，眼界也高了，我開始注意到周遭人臉上的笑容是因為我而漾開來的。平時在家裡我會和家人一起看書、看電影、聊美國 NBA 球賽；假日時爸媽為了開拓我的視野，常帶我到戶外去，聽聽田野間青蛙鳴叫的聲音和樹林裡的蟬鳴鳥叫，或者到海邊聽海浪拍打在消波塊上以及貨櫃輪船進港口鳴笛的聲音。只要時間允許，我們也會出國旅遊，以學習國際禮儀及了解不同國家的民俗風情。在一次次的出遊中，讓我感

到得意的是：因為我，全家投入大自然的懷抱，也因為我，家人共同經歷了數次生態與環保之旅。這都要感謝爸媽的用心規畫，讓我們在與自然親近的時刻更拉近了家人情感。在家裡，我喜歡和爸爸鬥嘴，陪媽媽逛菜市場，提菜籃，像個小跟班一樣。假日時我會和哥哥打籃球、PK 樂高積木，偶爾還會和姐姐一起來場鋼琴及二胡合奏。我最愛坐在外公的大腿上聊歷史人物，考外公世界地理，我也會和舅舅一起打籃球、游泳……；在家人眼裡，我是最正常不過了，因為一抹微笑，一道眼神我就能夠明瞭他們的意思，何必言語？

說到體育那可是我的強項，我幼稚園時就參加過好多場直排輪比賽，得過議長盃、區長盃冠亞軍數座，小學六年每一學年運動會的田徑項目都拿過冠亞軍，103 及 105 學年參加高雄市身心障礙全民運動大會，獲得田徑第二名及立定跳遠第一名的優異成績。在藝文表現方面也不差，曾以二胡代表學校參加全國音樂大賽南區團體組，數度奪得優等，101 和 103 學年參加南區國語文朗讀比賽，雖然沒有得獎卻也得到非常寶貴的經驗，另外，多次參加高雄聲暉繪畫比賽也獲得不少獎項。誰說我沒有能力？我除了聽力稍弱，其他一點也不輸人！

國小六年，我在愛中感受自在的氛圍，知道自己沒有什麼不同，了解自己可以朝多面向發展。上了國中，不久大家也都了解了我的狀況，和同學們混熟以後，有時候他們還會和我開玩笑，故意一直喊我的名字，我聽得到啊！這時候我就會用白眼回應他們，然後裝成殭屍走路的樣子，一路朝著同學站立的地方走去，常把女生嚇得花容失色，這時候我反而會哈哈大笑，覺得他們超級沒膽。打掃時間走過女廁前，裡頭女同學看見了，還會故意要我幫忙拿垃圾去倒，我抖了抖身子，表示不敢恭維，逗得一群女生笑得花枝亂顫，真是的，想戲弄我？門兒都沒有！

阻礙

雖然大家都對我很好，但我也有遇到不如意的時候，有時候不太認識我的人喊我，我沒有回應，會被認為是「耍大牌」，有時會被罵，這讓我感到很受傷，以前會躲在角落裡啜泣，因為我也不想這樣啊！但我想到自己已漸漸長大，這樣的情形可能會一再發生，不能再依賴父母師長及同學幫忙，要自己想辦法解決，而不是自怨自艾，因為被誤會而鬱鬱寡歡，所以我開始學著告訴對方：「對不起，我聽不清楚，能不能再大聲一點，或者用筆寫下來，謝謝你！」我要化被動為主動，這也是學著為自己發聲的第一步。

我在課業上可以跟上大家的腳步，但是一次體育競賽卻讓我心裡感到十足的愧疚。那是國一的水球比賽，之前已經輸了一場，所以我們有不能輸的壓力，否則就會被淘汰出局，我是班上的猛將，在「前線」和另外兩人組成三人進攻團隊。這一局的戰況特別激烈，你來我往，只見球在水上不停翻轉，被擲過來、丟過去，這時候已經接近倒數時刻，三比四的戰績讓我非常緊張，好怕會落敗。就在目光不停找尋球的蹤影時，瞬間有人將球丟到我的手上，一時讓站在敵方球門前的我備感壓力。「&lacut;---！」混亂中我看到班上負責丟球門的同學對著我大喊，他的嘴巴噘成一個圓，他到底是說：「投！」還是說：「NO！」他是要我馬上丟球門？還是立即把球傳給他？當我了解隊友是要我把握機會直接射門時，球已經在手上停留了一陣子，隨著球離開手的剎那，哨音響起。

「進球耶！」我高興得跳起來歡呼，可是隊友們卻面色凝重，二十幾秒後球賽結束，我才知道

因為握球超過五秒，即使進球了也不能算分，這多出的「一秒」讓我們班慘敗滑鐵盧，只能黯然吞下敗仗。事後沒有人責備我，老師一直說大家辛苦了，還請我們吃東西。我怎麼吃得下！如果我早點射門，就能和對方打成平手，爭取延長賽，爭取勝利的機會。我不懂，為什麼沒有人怪我，難道我不該被罵嗎？

感受

我不想被同情，但如果同學真的罵我，我又害怕自己會承受不住，反過來責怪他們沒有同理心，不了解一個聽障人士在非常時刻的掙扎。突然間，我好想外婆，想要回到幼年時期和她在一起的時光，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，那時外婆家還有一位八十幾歲的曾祖母陪我玩，傍晚時會在院子裡拿著扇子趕蚊子，唱日文歌給我聽。曾祖母黝黑的臉上架著一副眼鏡，滿頭銀灰色的頭髮很漂亮，她講臺語時我總是一副聽不懂的模樣，她常笑我是「外省仔囝」，但只要我喊她一聲「阿祖」，她就會笑眯了雙眼。外公家在鄉下，四面是綠油油的稻田，爸媽因為工作忙碌，把我託給外婆，四歲時才把我接回家，但之後我們會常常回去看阿祖。當阿祖知道我有聽力障礙時還難過了好幾天，但她卻智慧地教媽媽要更用心教育我，只是阿祖在高齡九十四歲於睡夢中辭世，我有時會在夢裡看見她的笑容。

我是一個聽障者，除了聽力受損，我和大家沒有什麼不一樣，我有愛我的家人，關心我的朋友。感謝媽媽為我勞累奔走，她的每一個眼神，每一句話都深深影響著我，彷彿茫茫大海中的一塊浮木，也像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，總在我忙亂失措的時候給我希望，給我安定的力量，未來的路即使崎嶇，但我知道自己是一匹承載著滿滿的愛，逆風而行的駿馬。在築夢、追夢、圓夢的過程中，媽媽的微笑是支持我堅持下去的力量，她的微笑，如春風輕撫一般，帶給我豐潤的生命力，在我得意的時候洋溢著滿足的神采；在我失意的時候充滿著不捨的眼神。她淡淡的笑，鼓舞著我，即使挫敗也不要灰心。她的笑告訴我：用笑面對一切，所有困厄都可以解決。她的笑容給我力量，這帶笑的臉，在我眼前，更在我的心裡。

我會努力成長，因為聽力障礙是老天爺送給我的禮物，不能退回，我會珍惜這份禮物，勇敢向前，成為身障者的楷模，帶著榮耀與驕傲，展現生命的熱力與亮度。期待有朝一日，我能看到愛我及我愛的人，個個臉上流露滿意的笑容，因為我已經用行動走出障礙，迎向璀璨未來，我要用滿溢的幸福告訴大家：謝謝你們一路用微笑陪伴我，我也以燦爛的笑容回應你們。是的，微笑，是我的生命中最美麗的符號。